

卷第一百五 報應四（金剛經）

李惟燕 孫明 三刀師 宋參軍 劉鴻漸 張嘉猷 魏恂 杜思訥 龍興寺主 陳哲 豐州烽子 張鎰 崔寧
李惟燕

建德縣令李惟燕，少持金剛經。唐天寶末，惟燕為餘姚郡參軍。秩滿北歸，過五丈店，屬上虞江埭塘破，水竭。時中夜晦暝，四回無人，此路舊多劫盜。惟燕舟中有吳綾數百匹，懼為賊所取，因持一劍，至船前誦經。三更後，見堤上兩炬火，自遠而至。惟燕疑是村人衛己，火去船百步，便卻復回，心頗異之。愈益厲聲誦經，亦竊自思云：火之所為，得非金剛經力乎！時塘水竭而塘外水滿，惟燕便心念：塘破當得水助。半夕之後，忽聞船頭有流水聲，驚云：「塘闊數丈，何由得破？」久之，稍覺船浮，及明，河水已滿。對船所一孔，大數尺，乃知誦金剛經之助云。惟燕弟惟玉見任虔州別駕，見其兄誦經有功，因效之。後泛舟出峽，水急槽折，船將欲敗，乃力唸經。忽見一檣隨流而下，遂獲濟。其族人亦常誦金剛經。遇安祿山之亂，伏於荒草，賊將至，思得一鞋以走，俄有物落其背，驚視。乃新鞋也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孫明

唐孫明者，鄭州陽武人也，世貧賤，為盧氏莊客，善持金剛經，日誦二十遍，經二十年。自初持經，便絕葷血。後正念誦次，忽見二吏來追，明意將是縣吏，便縣去。行可五六里，至一府門，門人云：「王已出巡。」吏因閉明於空室中，其室從廣五六間，蓋若陰云。經七日，王方至，吏引明入府。王問：「汝有何福？」答云：「持金剛經已二十年。」王言此大福也，顧謂左右曰：「昨得只洎家牒，論功也。」令吏送還舍。其家殯明已畢，神雖復體，家人不之知也。會獵者從殯宮過，聞號呼之聲。投其家人，因爾得活矣。天寶末，明活已六七年，甚無恙也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三刀師

唐三刀師者，俗姓張，名伯英，乾元中，為壽州健兒。性至孝，以其父在潁州，乃盜官馬往以迎省。至淮陰，為守遏者所得，刺史崔昭令出城腰斬。時屠劍號「能行刀」，再斬，初不傷損；乃換利刀，罄力砍，不損如故。劊者驚曰：「我用刀砍，至其身則手懦，不知何也？」遽白之，昭問所以，答曰：「昔年十五，曾絕葷血，誦金剛經十餘年。自胡亂以來，身在軍中，不復念誦。昨因被不測罪，唯志心唸經爾。」昭歎息舍之，遂削髮出家，著大鐵鈴乞食，修千人齋供，一日便辨。時人呼為三刀師，謂是起敬菩薩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宋參軍

唐坊州宋參軍少持金剛經，及之官，權於司士宅住。舊知宅凶，每夕恒誦經。忽見婦人立於戶外，良久，宋問：「汝非鬼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又問：「幽明理殊，當不宜見，得非有枉屈之事乎？」婦人便悲泣曰：「然。」言身是前司士之婦，司士奉使，其弟見逼，拒而不從，因此被殺，以氈裹屍，投於堂西北角園廁中，不勝穢積。人來多欲陳訴，俗人怯懦，見形必懼，所以幽憤不達。兇惡驟聞，執事以持念為功，當亦大庇含識，眷言枉穢，豈不憫之。」宋云：「已初官位卑，不能獨救，翌日，必為上白府君。」其鬼乃去。及明具白，掘地及園，不獲其屍。宋誦經，婦人又至，問何以不獲，答云：「西北只校一尺，明當求之，以終惠也。」依言及獲之，氈內但餘骨在，再為洗濯，移於別所。其夕又來拜謝，歡喜詣曰：「垂庇過深，難以上答，雖在冥昧，亦有所通。君有二子，大者難養，小者必能有後，且有榮位。」兼言宋後數改（明抄本改作「政」。）官祿，又云：「大愧使君，不知何以報答。」宋見府君，具敘所記。府君令問，已更何官。至夕，婦人又至，因傳使君意，云：「一月改官，然不稱意，當遷桂州別駕。」宋具白，其事皆有驗。初，宋問身既為人所殺，何以不報。云：「前人今尚為官，命未合死，所以未復云也。」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劉鴻漸

劉鴻漸者，御史大夫展之族子。唐乾元初，遇亂南徙，有僧令誦金剛經，鴻漸日誦經。至上元年，客於壽春。一日出門，忽見二吏云：「奉太尉牒令追。」鴻漸云：「初不識太尉，何以見命？」意欲抗拒。二吏忽爾直前拖曳，鴻漸請著衫，吏不肯放，牽行未久，倏過淮，至一村。須臾，持大麻衫及腰帶令鴻漸著，笑云：「真醋大衫也。」因而向北行，路漸梗澀。前至大城，入城有府舍，甚嚴麗。忽見向勸讀經之僧從署中出，僧後童子識鴻漸，經至其所，問十六郎何以至此，因走白和尚云：「劉十六郎適為吏追，以誦經功德，豈不往彼救之。」鴻漸尋至僧所，虔禮求救，僧曰：「弟子行無苦。」須臾，吏引鴻漸入詣廳事。案後有五色浮圖，高三四尺，迴旋轉動。未及考問，僧已入門，浮圖變成美丈夫，年三十許，雲是中丞，降階接僧。問和尚何以復來，僧云：「劉鴻漸是己弟子，持金剛經，功力甚至，其算又未盡，宜見釋也。王曰：「若持金剛經，當願聞耳。」因令跪誦，鴻漸誦兩紙訖，忽然遺忘。廳西有人，手持金鉤龍頭幡，幡上碧字，書金剛經，布於鴻漸前，令分明誦經畢，都不見人，但餘堂宇闐寂。因爾出門，唯見追吏，忽有物狀如兩日，來擊鴻漸。鴻漸惶懼奔走，忽見道傍有水，鴻漸欲止而飲之。追吏云：「此是人膏，澄久上清耳，其下悉是餘皮爛肉，飲之不得還矣。」須臾至舍，見骸形臥在床上，心頗惆悵。鬼自後推之，冥然如入房戶，遂活。鬼得錢乃去也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張嘉猷

廣陵張嘉猷者，唐寶應初為明州司馬，遇疾卒，載喪還家，葬於廣陵南郭門外。永泰初，其故人有勞氏者，行至郭南，坐浮圖下，忽見猷乘白馬自南來。見勞下馬，相尉如平生，然不脫席帽，低頭而語。勞問冥中有何罪福，猷云：「罪福昭然，莫不隨所為而得。但我素持金剛經，今得無累，亦當別有所適，在旬月間耳。卿還，為白家兄，令為轉金剛經一千遍，何故將我香炉盛諸惡物？卿家亦有兩卷經，幸為轉誦，增己之福。」言訖，遂訣而去。勞昏昧，久之方寤云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魏恂

唐魏恂，左庶子尚德之子，持金剛經。神功初，為監門衛大將軍。時京有蔡策者，暴亡，數日方蘇。自云：「初至冥司，怪以追人不得，將撻其使者。使者云：『將軍魏恂持金剛經，善神擁護，追之不得。』即別遣使復追，須臾還報並同。冥官曰：『且罷追。』」恂聞，尤加精進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杜思訥

唐潞州銅鞮縣人杜思訥，以持金剛經力，疾病得愈。每至持經之日，必覲神光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龍興寺主

唐原州龍興寺，因大齋會，寺主會僧。夏臘既高，是為宿德，坐麗賓頭下。有小僧者，自外後至，以無坐所。唯寺主下曠一位，小僧欲坐，寺主輒叱之，如是數次。小僧恐齋失時，竟來就坐。寺主怒甚，倚柱而坐，以掌擱之。方欲舉手，大袖為柱所壓，不得下，合掌驚駭。小僧慚沮，不齋而還房。眾議恐是小僧道德所致，寺主遂與寺眾同往禮敬。小僧惶懼，自言初無道行，不敢濫受大德禮數，逡巡走去。因問平生作何行業，云：「二十年唯持金剛經。」眾皆贊歎，謂是金剛護持之力，便於柱所焚香頂禮，咒云：「若是金剛神力，當還此衣。」於是隨手而出也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陳哲

唐臨安陳哲者，家住餘杭，精一練行，持金剛經。廣德初，武康草賊朱潭寇餘杭，哲富於財，將搬移產避之。尋而賊至，哲謂是官軍，問賊今近遠。群賊大怒曰：「何物老狗，敢辱我！」爭以劍刺之。每下一劍，則有五色圓光經五六尺以蔽哲身，刺不能中。賊驚歎，謂是聖人，莫不慚悔，舍之而去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豐州烽子

唐永泰初，豐州烽子暮出，為党項縛入西蕃養馬。蕃王令穴肩骨，貫以皮索，以馬數萬蹄配之。經半歲，馬息一倍，蕃王賞以羊革數百。因轉近牙帳，贊普子愛其了事，遂令執纛左右，有剩肉餘酪與之。又居半年，因與酪肉，悲泣不食。贊普問之，雲有老母，頻夜夢見。贊普頗仁，聞之悵然，夜召帳中語云：「蕃法嚴，無放還例。我與爾馬有力者兩匹，於某道縱爾歸，無言我也。」烽子得馬極驄，俱乏死，遂晝潛夜走。數日後，為刺傷足，倒磧中，忽風吹物窸窣過其前，因攬之裹足。有頃，不復痛，試起，步走如故，經宿方及豐州界。歸家，其母尚存，悲喜曰：「自失爾，我唯念剛經，寢食不廢，以祈見爾，今果其誓。」因取經，縫斷，亡數幅，不知其由。子因道磧中傷足事，母令解足視之，裹瘡乃數幅經也，其瘡亦愈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張鎰

唐丞相張鎰，父齊丘，酷信釋氏。每旦更新衣，執經於像前，念金剛經十五遍，積數十年不懈。永泰初，為朔方節度使。衙內有小將負罪，懼事露，乃扇動軍人數百，定謀反叛。齊丘因衙退，於小廣閒行，忽有兵數十，露刃走入。齊丘左右唯奴僕，遽奔宅門，過小廳數步，回顧，又無人，疑是鬼物。將及宅，其妻女奴婢復叫呼出門，云：「有兩甲士，身出廳屋上。」時衙隊軍健聞變，持兵亂入，至小廳前，見十餘人，佗然庭中，垂手張口，投兵於地，眾遂擒縛。五六人喑不能言，餘者具首云：「欲上廳，忽見二甲士長數丈，瞋目叱之，初如中惡。」齊丘聞之，因斷酒肉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崔寧

唐崔寧，大歷初鎮西蜀。時會楊林反，健兒張國英與戰，射中腹，鏃沒不出。醫曰：「一夕必死。」家人將備葬具，與同伍泣別。國英常持金剛經。至夜。夢胡僧與一丸藥。至旦，瀉箭鏃出。瘡便合瘥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